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沈以顯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鄴夫　闕圖　楊玄翼

裴慶餘　趙崇　鄭光業

周愿

唐周愿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極肥季安指示闕聲答曰總是小闕建德李巽性知河西鹽鐵留事將至李戒從事曰闕待之及愿至數譏李公寒闕

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㥁亦預焉李闕

落拓不事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之闕　書有答

者悉云貨却李責曰未官家貧產業從貨何闕　書籍古

畫店彼除惆悵久之復問一曰有一本虞永興手書尚

書此又在否某人慙懼不敢言貸云覓將典錢㥁忽言

曰此尚書大迍厄李都忘先拒其詼諧遂問曰尚書何

迍㥁曰已遭堯典舜典又遭此兒郎典李之顏大開自

更不拒闕

又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出國史補

劉禹錫

唐劉禹錫改連州替高寓寓後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自代矣劉答書云昔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

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爲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兎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抛死人來也出嘉話傳

袁德師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

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闕

李程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詼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又因與賓以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飲石收頭子糺者罰之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

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用也出嘉話録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旣婚殊不愜心楊秉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

廻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爲癡楊於是歴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爲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出本事詩）

沈亞之

唐沈亞之常客游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羮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出摭言

張祜

唐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舍人杜牧為御史座有妓人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答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祜未識白居易白刺史蘇州始來謁纔相見白謂曰久欽藉甚嘗記得右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

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頻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歡宴竟日趙公令狐綯鎮維揚祜常預狎讌公因熟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出摭言

交廣客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贐賂每處十千

廣卹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驛吏相顧莫知所爲客又追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斂送耳出盧氏雜記

盧肇

當廬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龞甲九肋者葢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啓事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座聞之大笑出摭言

章孝標

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絶答之曰假金只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南卓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勑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年表兄

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為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因帥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慙甚出盧氏雜記

王智興

唐王智興帶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戚間有以選事求智興論薦固不允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也有用處出盧氏雜記

盧發

唐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閨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賔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出摭言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豐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即紫雲

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濵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

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狠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出松窻雜録

馮袞

唐馮袞牧撫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賔僚擲

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迴首乞閒人

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眄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為也倅斂衽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

出抒情詩

鄰夫

有覩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

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為别製之妻亦效吹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荼

出笑言

闕圖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以荆州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闗圖常脩皆荆人也卒有高文連登上科圖即戎挍之子及第歸鄉都押衙輩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挍曰要挍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挍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闗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楊玄翼

唐咸通中楊玄翼怒舉子車服太盛欲令騎驢時有詩曰今年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

可就中愁殺鄭昌圖出盧氏雜記

裴慶餘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遊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為之色變慶餘遽請彩戔紀一絕曰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謔命謳者傳之出摭言

趙崇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群從陜虢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黄巢犯闕僖皇播遷舉人星迸迨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羡色趙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出北夢瑣言

鄭光業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

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皆極懽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亦為取之又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累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

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敻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李曜

唐尚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託於替人令存邺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出抒情詩

王鐸

唐中書令王鐸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才出鎮清宮爲都統以禦黄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黄巢漸似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泊荆州失守復把潼關黄巢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出北夢瑣言

薛昭緯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出北夢瑣言

孔緯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俯階索其笛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夢瑣言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出北夢瑣言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

睟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於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撡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思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渫荷滴歷某乙即稽顙

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出啓

顔録

山東佐史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强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

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出啓顏錄

羅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閤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為絕唱隱不喻何為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出抒情詩

盧延讓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

狗觸店門閞之句租庸調張濬覩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句為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為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出北夢瑣言

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

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座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為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闕史

又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寛懐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披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刧遷入洛之殆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

先是茂貞入關放火燒京闕居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聞之因請告往岐下謁茂貞茂貞見之大詬曰此賊胡顏敢來邪當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辯謂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敭之日面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宮時人語曰故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經喪亂天下阻兵雖負荷奇才不能為計而朱朴一儒生恃區區之辯欲圯整亂秪取辱焉宜其滑纓

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為識者之所嗤也出北夢瑣言

又

太祖入覲昭宣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優直頌聖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勲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勲梁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趙應曰灼然如此四海之内共知固教朝廷如東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獨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柰何趙又自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致故人家朞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

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趲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趲倉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趲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擡舉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趲曰只從昨回宅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葢以趲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經年與人旋磑享利亦數為同人對衙揶揄之出玉堂閒話

王舍城

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禮拜俳優王舍城𪗋言曰女弟子勤苦禮拜願後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夢瑣言

顧夐

偽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闕

執紫旗凡戰陣若前軍將敗麾紫旗以副

之莫不闕靡霆駮星散未嘗挫衄此團將卒多達

或至節將闕至散員亦享官祿以之定霸皆資

福人于時闕南黑雲都皆紫旗之類也此

從各有名號時顧闕亦嘗典郡多雜談謔曾

造武舉助曰大順闕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

三闕憨子姜癩子張

打胸長小闕許闕

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遊神王

號馳郝牛屎闕　貢陳波斯羅蠻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斯亦麥鐵杖韓擒虎之流也出北夢瑣言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為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詭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揞櫬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

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為話其故事秀士又俛俛貰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鱸沽酒者蓋為杜詩有之非無証據秀士被賣而詵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出玉堂閒話

司馬都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邱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範

下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為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鬚䫌兇頑發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鬢色斯舉矣望千尋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甃軍將于枯木出玉堂閒話

吳堯卿

唐吳堯卿家于廣陵初為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之出入府庭遂閗於搢紳間始為鹽鐵小吏性敏辯於事之

利病皆必記能調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與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之兼利國監尋奏爲敕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摧糶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厮養輩必斂衽且以金玉餌之微以失勢雖素約爲之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間盗用鹽鐵錢

六十萬緡時王傑知兩使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為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為笑端出妖亂志

李任為賦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實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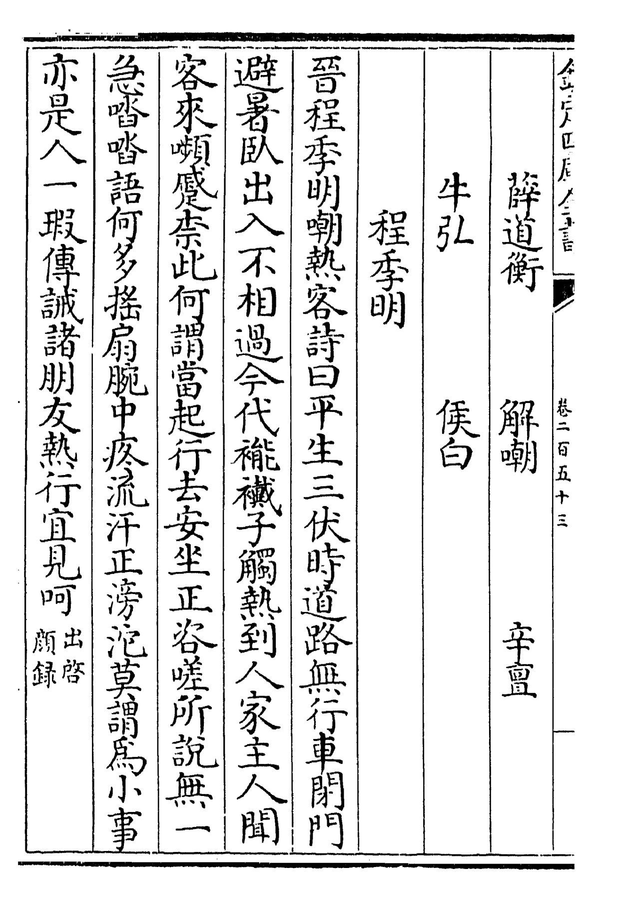
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罥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上癮瘮而黑臥于道周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賦之賦略云當其颸子潛窺衙官共看諠呼於麥壠之裏偃仆於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真同生鐵之椎靦甸骷髏宛是熟銅之鑵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襤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嗒嗒語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出啓顏錄

諸葛恪

吳主引蜀使費褘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褘背甚痛褘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衆皆大笑又諸葛瑾爲豫州語別駕向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不相見後張昭坐中相遇別駕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之有答曰君聖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豈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啓顔録

張湛

晉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出世說

賀循

晉太傅賀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彊族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

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衆陸抗時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晧然後得釋闕

陸士龍

晉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而弩彊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而已出世說

繁欽

魏繁欽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孫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聽天地不與降生之初狀似時鼠厥性蟊蟹不文不武粗記粗略不能悉舉出啓顏錄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

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出啓顔録

祖士言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出啓顔録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蒨為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

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倩為縣倩追迎贈遺甚厚悉受之答書云髙晉陵自答或問其故曰劉倩乃晉陵令耳何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為蘭陵縣爽又詣之挹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閤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挹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出談藪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昕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

王訢姓曰王之為字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為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无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元盲元明亦無以對出啓顔録

司馬消難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

朝士皆乖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黄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戯之曰黄紙五經赤軸三史消難齊司空子如之子出談藪

馬王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為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出啓顔録

酒肆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酉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鎚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鎚頭答曰非鶏頭又一人云酒向他籬得頭四脚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醋來衆歡大笑出啓顔錄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内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髙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賔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為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髙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

為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為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玆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䏈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

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漫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𭔃失機且懼思道至陳乎熟國主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慙遂無以對出啓顏録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

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米盧郎思道甞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髙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出啓顔録

薛道衡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

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出啓顔録

解嘲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嘗閑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水惡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

裹搦魚無僻錯大悅又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出未至戟門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爲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及還村路逢一知識問云在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乃乞誦此嘲語幷問倒地之由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晚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繫一獼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獼猴頭如鐮杓尾如鑿河

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惟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檐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云綿絹割兩耳只有面顔出啓顔録

辛亶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牓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

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襃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柰何尸禄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禁賞者不可不喜被责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

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侍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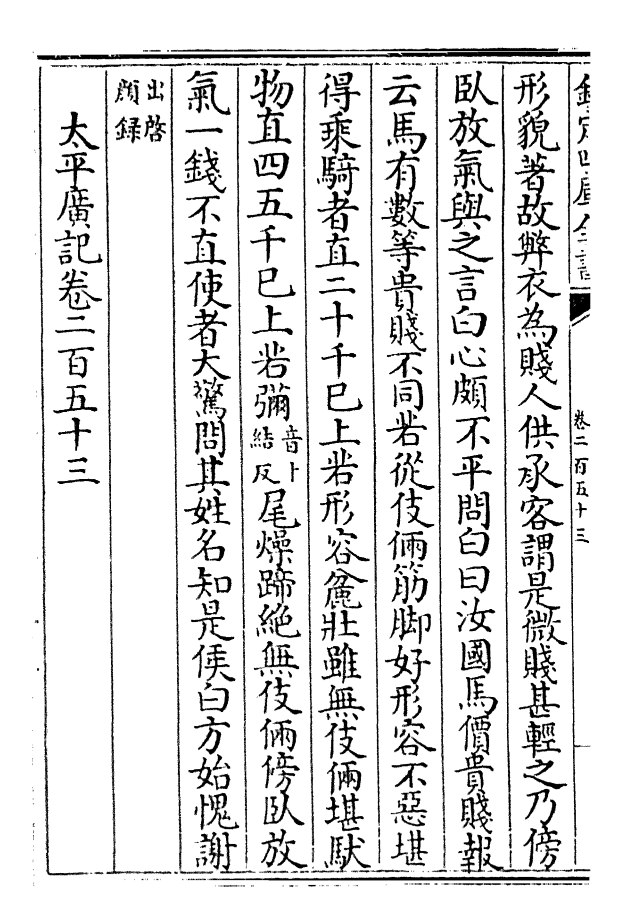
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出朝野僉載

牛弘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出朝野僉載

侯白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變



形貌著故弊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麁壯雖無伎倆堪䭾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結反）尾燥蹄絶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出啓顔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舘中闕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荅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荅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

遺之出啓顔録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邪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

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勣先即諸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彊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廻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乃應是宋公（出啓顏錄）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誚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載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

通事舍人幷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彦博始廻意共語時
廳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
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
須生節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
廳前屛牆此人走至屛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
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彦博云
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著肚當爲杜如晦在
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出啓顔錄

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陁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陁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

神既如此長嘆傷何為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出啓顏錄

竇昉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彊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鞵瓦惡頻蒙攏音同牆虛屢被杈初背反映樹便側睡過匳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

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喝音口懷反 出啓顏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為正員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難曲事女君是終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慭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既拜謁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

並能長行何為無材行或白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與為右相合呼為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臺記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

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愼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出御史臺記

左右臺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臺御史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臺譏之爲五墨三仍左臺呼右臺爲高麗僧言

隨漢僧赴齋不咒願嘆唄但飲食受嚫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輦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自右臺授左臺號為出蕃自左臺授右臺號為沒蕃每相遇必相嘲謔不已也（出御史臺記）

杜文範

唐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選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為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擯與

上智遷員外既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土牛趂及殿中舉衆歡笑出御史臺記

御史裏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許之謂驢曰

汝技藝可知精神機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御史羞慙而止出國朝雜記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緑逯仁傑著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

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為中霜穀束元一目為梟坐鷹架時同州督孔邱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為鵞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荅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為元帥引

兵至趙州圍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荆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𢰅抛却騎猪向南趍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猪對曰騎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峯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峯峯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

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静樂縣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宗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亦號為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為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

垢膩目為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為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為端箭師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為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為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載

吉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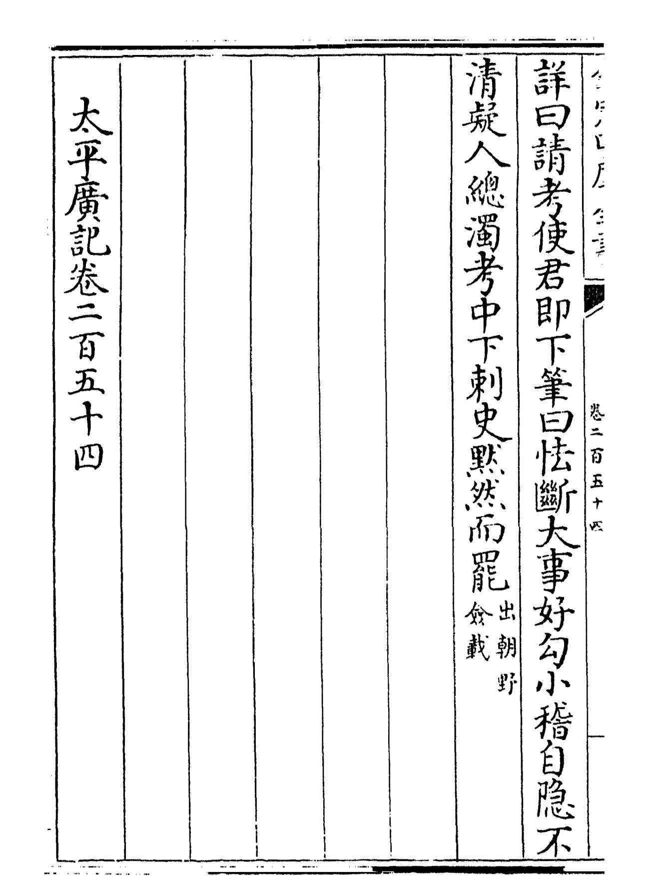
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逆流蝦蟇出朝野僉載

朱隨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容介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敇追三樵隨侯傍道走迴頭語李郎喚取介朱九張鷟目隨侯臃亂上梟出朝野僉載

李詳

周李詳河内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書考



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綊禿
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椎侍御史椀脱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

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為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為飽乳犢子出朝野僉載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

忠素非靜慎劉竒久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將分銓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好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竒獨以公清稱抱忠師範子儒頗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時人又為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與言抱忠後與竒同兼市選人或為擯抑者後為語曰今年柿子併遭霜為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為諧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櫺星

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箇叅軍鵞鴨行出御史臺記

鄭愔

唐鄭愔曾罵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為鄭鄭出朝野僉載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為人所誚不之覺也每篇輒為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為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臺記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霤而中霤

小祠無犧牲之禮比廻帳望曰初以為大祠乃全跡薄

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當初言是大祠狼傍索

傳馬傯動出安徽衛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

盡空往復空歸（出御史臺記）

侯味虛

唐户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

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報冤滯止淫濫尤

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纖尉簿為之相畏遠使惡僚直

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曰炙乾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僉載

賈言忠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議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為甘子可久服或謂

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擿去毒歡悵相半喜遷又惜其權也出御史臺記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視之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出唐新語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着鞾不得狼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謡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鬬總由曹新婦出朝野僉載

格輔元

唐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裼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

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睚響徹遥林捋嚢將舊識掣被異新婚誰言騘馬使翻作蟄熊蹲出御史臺記

祝欽明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載

姜師度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

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瀧柴栰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黄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口開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為功官品益進又有傳孝忠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傳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出朝野僉載

姜晦

唐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出朝野僉載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為趂蛇鸛鵲黄門侍郎盧懐慎好視地目為覷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鬓目為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為暗燭底覓

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為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煙熏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為熱熬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出朝野僉載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但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簾中竊窺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

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圞旋倒地還如着脚槌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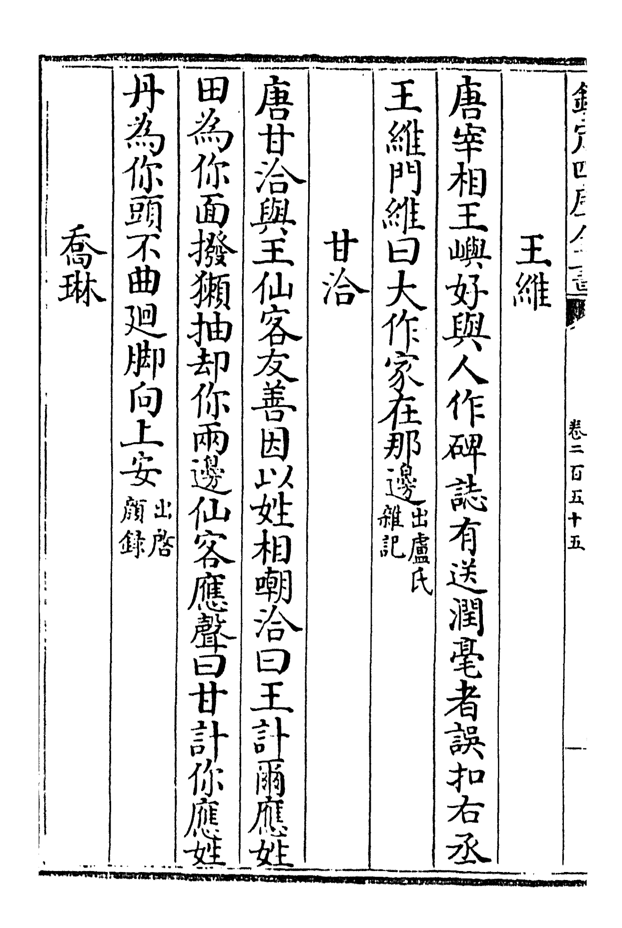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

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出開天傳信記）

賀知章

唐祕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異知章將行泣涕辭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於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我實吳人孚乃爪下著子豈非呼我兒為爪子邪（出開天傳信記）



王維

唐宰相王嶼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出盧氏雜記）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撥獺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為你頭不曲廻脚向上安（出啓顔錄）

喬琳

唐朱泚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曹事業休退語僞黄門侍郎蔣練曰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性好諧謔因語舊僚曰源公眞謂火廹鄭侯爾出唐新語

契綖禿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綖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爲是辱僧曰雲

中郡是天州翻為偷氊是毛賊毛賊翻為墨槽傍邊有曲録鐵翻為契綟兎何事過相罵邪前人於是愧伏出啓顔録

宋濟

唐許孟容與宋濟為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牓後許頗懟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翌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

國不幸姚令公甍謝許大慙出盧氏雜記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為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大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為嘲乃謂稱巳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為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為北門

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為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啓顔録

崔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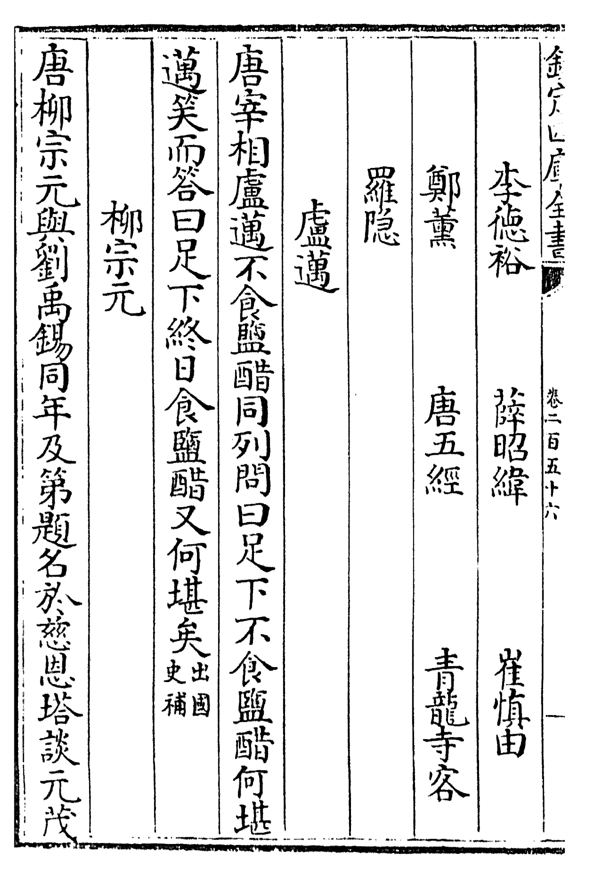
唐劉禹錫云崔䕶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為判頭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曽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

則隧而無用在穴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話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李徳裕　薛昭緯　崔慎由

鄭薫　唐五經　青龍寺容

羅隱

盧邁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何堪矣（出國史補）

柳宗元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

秉筆時不欲名字彰著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出嘉話錄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為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平曾

唐平曾侍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趨劒戟衣冠儼處拜氷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

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覩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會每與諸客評論言笑彌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兹潔白之狀疊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于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旬貢鯸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鴟鳶所獲奈飭鱮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彦伯之機捷無以過

焉然愛其文彩投贄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黄河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出雲溪友議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船橋康王廟為七詠此七詠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於三二道人必

當攀躋千仞之峰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夫青山羽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為思歸絶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耳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蘇芸

嶺表多假吏而里巷目為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衆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地滄遊嘗有詩云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闕

李寰

唐李寰鎭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一似西平寰謝之後

聞知恭生日箱挈一破弊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出因話録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以為語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出因話録

韋蟾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啓顏錄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氊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廻遥見二子躡屐而行

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為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出雲溪友議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為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户立頭上有鍾馗

出雲溪友議

杜牧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謦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

十幅紅旗補破䄂旡官寺裏逞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

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出雲溪友議

陸巖夢

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女子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

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

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

猶有佳人覓往還 出雲溪友議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見方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為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為人作詩曰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

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內視具僚亡乞箸氣呑同列削

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

雲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

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

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出盧氏雜記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

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

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旗蕘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顔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畢諴曹確羅劭權使相繼升巖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

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登庸西川李景讓覽報狀歎曰不能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云成都十萬戸拋若一鴻毛亦同愼由之誚也大夫趙崇卒侍郎吳雄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乃乖於所望蓋歎其不大拜而亦譏當時也出北夢瑣言

鄭薰

唐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勲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

院標曰標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
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出摭言

唐五經

唐咸通中荆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
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給優游卒歲有
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遊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
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
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

輩何代無之（出北夢瑣言）

青龍寺容

唐乾符末有容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容嘗訪知事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慍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解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

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沓無跡矣容究沙彌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譚

羅隱

唐裴鉶婿蕭遘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絶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六